

墨子

夏

墨子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桷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



歛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  
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住而靡弊  
腑系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  
住碎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馬牛肥而往  
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  
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  
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  
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  
計則是鬼神之神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  
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則何為為之曰我貪

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  
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  
二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  
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  
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  
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  
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  
務者也飾攻戰者也言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  
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

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  
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  
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  
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樂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  
於此和谷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禹八  
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  
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  
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  
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爲國甚小  
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夫國亦弗之從而愛利  
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  
且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  
戰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  
失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  
攻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  
故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  
用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  
年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  
徑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  
而奉甲執兵奔二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真隘之

東戰於栢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比  
宿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  
譽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  
有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  
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  
離罷之心越王勾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  
其讎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  
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  
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分牙之  
士皆別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  
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  
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  
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  
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  
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  
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曰言古者有  
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  
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  
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旣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  
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  
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  
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  
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  
之所同養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  
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  
猶盲石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  
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  
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速成得其所欲

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  
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  
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  
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  
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  
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  
伍於此爲賢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  
邊境及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  
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

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闔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况先列北撓乎哉罪死無殺以誦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禹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利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

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眾卒不利和威不圍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



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餒食飲之時厠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未祭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窳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待搃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旣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鄉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至桀天有皓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鸛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旣卒其命於天矣征而

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  
 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  
 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  
 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屬  
 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  
 賓服則此湯之所以桀誅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  
 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王于九鼎遷止婦妖  
 宥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  
 自縱也赤鳥御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  
 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  
 三神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  
 堪之武王乃攻在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  
 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  
 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  
 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  
 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  
 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  
 間越王緊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  
 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並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  
 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

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  
 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  
 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  
 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  
 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  
 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  
 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為馬然  
 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  
 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之救小國城郭之不  
 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  
 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  
 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  
 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  
 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  
 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  
 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臣務  
 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  
 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  
 此實天下之臣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日尚欲中  
 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

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終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一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組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芋組不加者去之其爲甲楯五兵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

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爲  
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芟  
組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  
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  
芟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  
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  
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  
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  
有可倍也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母處家  
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  
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  
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  
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  
惟不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  
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歛厚民財  
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母與師以攻  
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  
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  
與侵就餒橐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  
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爲政特無此不

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恆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羨馘不重飲於土埴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絺紵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絺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

安引之以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夏下潤濕上重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絮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第二十二

節葬上第二十三

節葬中第二十四

節葬下第二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亂則從事乎治之富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瞻智不智

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  
矣若三務孝子之爲親度也旣若此矣雖仁者之天  
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  
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  
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  
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  
天下度旣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旣沒天下  
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  
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  
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  
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  
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  
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  
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  
義也孝子之事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興  
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  
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  
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  
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



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  
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  
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  
勿爲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國家百姓之  
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  
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  
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  
厚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  
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  
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

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  
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鼐几挺壺盥戈劍羽旄齒革寢  
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  
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  
柰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經垂涕處倚廬寢苦枕  
函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隤  
顏色顰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  
上士之操喪也心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  
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  
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

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  
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紵  
細計厚葬爲多理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  
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  
求富比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  
以求富家而旣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  
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  
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  
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娣甥舅  
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隈顏色黧黑  
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  
也必扶而能起扶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  
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  
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  
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  
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旣以不可矣欲以治  
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  
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  
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  
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行從事衣食之

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  
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  
必是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思臣必  
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  
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  
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  
使人三衆而毋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  
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  
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旣没天下  
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  
皆砥礪其卒伍以政伐并兼爲攻於天下是故凡大  
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  
故大國不蓄攻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  
故大國者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  
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  
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  
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旣已不可矣欲  
以于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  
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  
亂若苟貧是糞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

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無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母及泉上母通臭壟此參耕之敵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蚤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旣泥而後哭滿堦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兩巳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堦土地之深下母及泉上母通臭旣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敵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

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壁  
玉郎具戈劔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  
樂皆具曰必槨埵差通壘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  
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母用若此矣是故子墨  
子曰鄉者本吾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  
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  
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  
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  
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  
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  
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  
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  
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  
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  
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  
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  
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  
之東有鞞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  
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  
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

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乘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齔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  
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  
家所避迯之然日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倣戒皆曰  
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  
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  
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迯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識  
其相倣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  
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迯之者也相倣

墨子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  
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  
家所避迯之然日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倣戒皆曰  
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  
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  
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迯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識  
其相倣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  
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迯之者也相倣

戒猶若比其厚况無所避逃之者相倣戒豈不愈厚  
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  
辟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  
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倣  
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  
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  
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  
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  
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  
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  
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  
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  
亂此義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  
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  
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  
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  
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  
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  
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  
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



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牝牛羊豢犬彘繁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賤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止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誣天中誣鬼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惡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

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物牛羊豢犬彘絮爲黍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

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

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旣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徧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崇必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鮮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

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旣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絮爲酒醴羹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寃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思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母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

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今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我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不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崇也若已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

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

川貉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爲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

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

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  
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孟傳遺後  
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  
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  
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  
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  
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既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  
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  
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無別者處大國則攻  
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  
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  
不利無所利是謂大賊衆歛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  
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  
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  
槃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  
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  
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  
廖僇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  
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園與不園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園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園是以園與不園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園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



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  
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  
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  
將猶有異冢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  
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  
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  
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  
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  
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  
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  
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  
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  
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  
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  
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爲正  
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  
得次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爲正  
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  
子不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  
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

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  
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  
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物豢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  
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  
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  
愚且賤者出必自負日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  
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  
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  
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  
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

物豢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  
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  
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  
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  
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  
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  
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  
而人有殺不辜曰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  
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旣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  
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

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  
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  
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  
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  
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其  
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  
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誑侮上帝  
山川鬼神天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  
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  
失社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  
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  
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  
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  
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  
若曰大不小攻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  
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  
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  
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  
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歛  
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

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思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

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輪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撝者則勁拔之不撝者則係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園胥靡婦人以爲春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于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緦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

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  
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  
必不曰文武之爲正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  
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  
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  
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  
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  
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  
其勞獲其實也已非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  
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

玉蚤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  
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爲政也自殺一不  
辜人者踰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  
庫竊人之金玉蚤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  
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  
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  
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  
此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  
金玉蚤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  
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

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蕢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蕢  
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  
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  
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  
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  
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  
豈有異蕢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  
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  
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母大聲以色  
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行<sub>之</sub>則此誥文王之<sub>以</sub>天  
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  
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  
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  
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終

墨子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  
 力正是以在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  
 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  
 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  
 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  
 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

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  
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之神能賞  
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  
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  
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然之別是以天下亂是  
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  
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  
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  
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  
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

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  
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  
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物聞鬼之神  
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  
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  
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  
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  
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  
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此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  
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



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柱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弋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謀若此之懽遽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穆公再拜稽

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扶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懽遽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

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  
君鮑之時有臣曰禘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林子杖揖  
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瑩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  
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爲  
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纒之中鮑何  
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林子舉揖而彙之殪之壇  
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  
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  
若此其憊邀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  
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  
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  
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泔泔搃羊而漉其血讀  
王里國之辭旣已終矣譜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  
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而彙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  
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  
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耳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  
憊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  
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不  
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

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爲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侈也必

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侈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爲以菡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倮毛以爲犧牲珪璧璜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噐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

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

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特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虫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周商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

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劓絕其命有曰曰  
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  
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  
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僉馬之政若不共命  
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  
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  
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  
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  
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  
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  
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  
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  
賞賢如罰暴也蓋木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  
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  
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  
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  
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視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  
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  
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

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擬乎鬼神  
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  
明不可爲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  
神之罰不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  
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  
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兩  
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王乎禽推  
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  
哆大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人人民之衆非億侯盈厥

澤陵然不能以此糶鬼神之神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  
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  
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  
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  
無罪剗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  
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  
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  
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  
繫之赤環鼓之白旌以爲天下諸侯修故昔者殷王  
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

虎指寡殺人人民之衆非僥倖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  
此固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  
強力勇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  
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  
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  
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  
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  
有子先其父死翁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  
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  
非兄而妣也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  
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妣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  
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  
夫費之特注之汗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  
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  
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  
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  
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  
王之書以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  
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  
注之汗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

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甘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

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糝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接潦水折壤垣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歛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歛乎萬



民以爲舟車旣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木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噐及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常用樂噐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于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

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于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歟乎莫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母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鐘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玆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大夫爲之廢大夫耕稼樹藝之恃使婦人

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  
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  
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旣已具矣大  
人鏞然秦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  
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  
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  
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  
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  
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  
不足觀也是以食心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

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  
大人惟無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  
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  
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  
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絝屨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  
使雉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紉衣食之財固已  
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  
主君子不強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卽財用  
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卽姑嘗數天  
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

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稼耕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稼耕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是故布繆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殍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刀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

聞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與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銅板活字

墨子卷之八終

174  
1  
2

110X  
154  
4